

梅森探案系列已被翻译成 28 种文字 全球销量超过 3 亿册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Perry Mason

T图文版 法 庭 推 理 小 说
tuwenban

梅森 探案集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ELER STANLEY GARDNER

梦游杀人案
孪生女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梅森探案集

Case of the Slepwalker's Niece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& Grace
Naso 1936

c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
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, USA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

Case of the Hesitant Hostess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& Grace
Naso 1934

c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
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, USA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

梦游杀人案 版权登记号:图字:01-97-1712 号
变生女 版权登记号:图字:01-97-1723 号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)电话:010-64813342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黄坎印刷厂

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625

字数 365,000 印数 3000

2003 年 4 月新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39-1669-9/I.726

定价:48 元

△美
▽厄
尔·
斯坦
利·
加德
纳著

吴力励
袁绍渊
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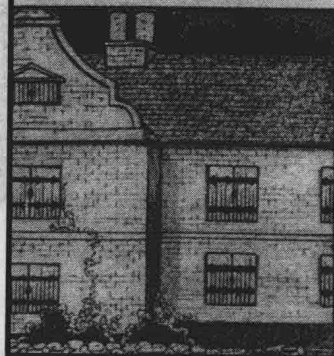
1712.4
22

梦游杀人案

吴力励 / 译



吸吸





佩里·梅森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，两个拇指勾在背心的袖孔里，眉头紧锁。

“你说的是2点吧，杰克逊？”梅森问他的书记员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而且我告诉过她一定要准时来。”

梅森看看手表。

“晚了15分钟。”他恼火地说。

他的秘书德拉·斯特里特从桌上抬起头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不拒绝见她呢？”

梅森说：“因为我想见她。一个律师辛辛苦苦地干许多没有意思的谋杀案，才有可能得到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我对这事儿感兴趣。”

“谋杀难道就没意思吗？”杰克逊问道。

“在你办了那么多谋杀案之后，”梅森说，“死人总是没有意思的。重要的是活着的人。”

德拉·斯特里特用仰慕的目光注视着梅森，说道：“这不是一个谋杀案——起码现在还不是呢！”

“但它同样吸引人。”梅森说，“我不喜欢在事实都明了之后再介入进去。我想去探索其中的动机，正如婚姻是爱的最高点一样，谋杀是仇恨的最高点。而且说到底，仇恨比爱还强有力。”

“那会更有意思吗？”德拉问，说着她探询地打量着梅森。

梅森没有回答，又踱起步来。

■ 4 “当然了，”他用机械单调的语调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防止谋杀发生。但是，如果一个梦游者真的杀死了一个人，而他对此一无所知的话，我所受到的法律训练使我忍不住意识到，那会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案子：不存在恶意，不存在预谋。”

“但是，”杰克逊指出，“你得说服陪审团，让他们相信，你的委托人不是在演戏。”

“那个外甥女不是可以做证明吗？”梅森问道，他停了下来，把两脚叉开得挺大，好斗地盯着他的书记员，“她不是说她的舅舅梦游，把一把切肉刀，拿到床上去了吗？”

“这倒是。”书记员说。

“那你还需要什么？”

“她的证词或许不会说服陪审团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很特别。”

“漂亮吗？”



“对，她的外形漂亮得惊人。相信我吧，她穿衣服的方式是故意把身材显示出来。”

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不超过二十三岁。”

“被娇惯坏了吗？”

“可能。”

梅森挥手做了一个潇洒的姿态：“如果一个体型极佳的漂亮姑娘在证人席上翘起二郎腿，仍不能使陪审团相信她舅舅是个梦游患者的话，我就白干这么多年了。”

说完梅森就仿佛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似地耸耸肩，向德拉·斯特里特转过身去问：“办公室还有什么事，德拉？”

“一个名叫约翰逊的先生想要您办弗莱彻谋杀案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绝对没什么可做的。那是一个残酷的谋杀案。弗莱彻无可辩护。”

“约翰逊先生说，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你可以用不成文的法律，用情绪不正常为借口进行辩护，还有……”

“见鬼去吧，就算他妻子确实和死去的那个男人胡搞吧，弗莱彻本人也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。我在夜总会里碰见过他挽着一些性感的女人，去年就碰见过6次呢。这种破坏家庭的行为对于离婚是个好理由，对于谋杀可是个很糟的借口。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有，一个叫麦娜·达琴的姑娘说，有个男人和她订了婚，把她积攒的东西都卷跑了。她发现他是要了一个骗局。那男人是一个超级风流情郎，特长是诈骗女人。”

“骗了她多少钱？”梅森问。

“5000美元。”

“她该去见地方检察官，而不是我。”梅森说。

“地方检察官会对那男人提出起诉。”德拉·斯特里特指出，“但不会使达琴小姐要回她的钱。她认为你或许能把他摆平。”

“我原以为你说的是他潜逃了呢。”

“他是逃了。但是她找到了他的下落。他用乔治·普里恰德的名字登记，现在住在皇宫饭店，而且……”

“她是个本地姑娘吗？”梅森打断了她。

“不是。她是从内华达的雷诺到这儿来的。她追踪他来到这儿的。”

梅森沉思地眯起了眼睛，说道：“告诉你，德拉，我不会收达琴小姐任何钱，因为她可做的只有一件事，而且会比一个律师做得好得多。你可以把这一劝告告诉她，还有我的问候：倘若那男人确是个骗子的话，那么他还会继续行骗，会用从她那儿骗得的钱再对其他女人下更大的赌注，会把那 5000 块花在置行头和包装上。告诉她，继续监视他，到了他对某个阔女人下钩的时候，就露面，狠狠地敲他。”

“那不是敲诈吗？”德拉·斯特里特问。

“当然是。”

“假设为此而拘捕她呢？”

“那么，”梅森说，“我会为她辩护，而且不会要她花一个子儿。我的天哪，如果一个女人在成为受害者之后，不能做点儿正义的敲诈的话，这个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呀！你告诉她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。德拉·斯特里特拿起听筒说“喂”，然后用手捂住送话口，对梅森说：“她在外间办公室。”

“告诉她等着，”梅森说，“为了惩罚她，我要让她等 5 分钟……哦，不，还是让她进来吧！你呆在这儿别走，德拉。杰克逊，你可以走了，去给那个公共运输公司案做答复摘要。”



德拉·斯特里特用冷冰冰的声音说：“告诉哈默小姐，她迟到了18分钟，但是她可以进来。”

杰克逊把一个黄色大夹子夹在腋下，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过了一会儿，通外间办公室的门开了，一个穿着针织运动衣的金发年轻女郎走了进来，那件运动衣就仿佛一件泳装，使她的曲线几乎一览无余。她向佩里·梅森微笑着，尔后以极快的速度说：“噢，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

她的目光从梅森身上瞥向德拉·斯特里特。她的嘴仍在微笑，但是眼睛中的笑意却已经没有了。

“我的秘书，斯特里特小姐。”佩里·梅森说，“你不要这样。这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。她呆在这儿，记笔记，你无需担忧。她知道怎样守口如瓶。坐下吧。你想为你舅舅的事和我见面，对吧？”

7

她大笑起来：“您真让我喘不过气来，梅森先生。”

“我可不想那样。坐下，开始吧。”

她把头微微歪向一边，半闭着眼睛，狡黠地打量着梅森，说道：“你有狮子星座的人的特点。”

“狮子星座？”

“对，出生于7月24日和8月24日中间，属于狮子星座。那是一个激烈、善于行动、很有吸引力的星座，你们是由太阳掌管。你有一个坚强的性格，但是你敏感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”梅森打断了她，“别浪费我的时间，告诉我我有什么缺点。那样你会在这儿呆整整一下午的。”

“但它们并不是缺点。这是一个辉煌的星座。你……”

梅森坐到一把转椅上说：“你是叫艾德娜·哈默吧？你多大年纪？”

“20……23。”

“那意味着 23 岁还是 25 岁？”

她皱起了眉说：“如果你要搞精确的话，那意味着 24 岁。”

“好吧。我要搞精确。你为了你舅舅的事想见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彼得·肯特。”

“他多大年纪？”

“56 岁。”

“你和他一起住在那个宅子里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的父母去世了？”

“对。他是我母亲的哥哥。”

“你在那座宅子里住了有多久了？”

“大约 3 年。”

“而你为你的舅舅感到忧虑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为他的梦游。”

梅森从办公桌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，用烟的尾部敲打着拇指指甲，抬起头看着艾德娜·哈默。“要一支吗？”他问道，她摇摇头，于是梅森在办公桌的下面一侧擦着了一根火柴，说道：“说说你舅舅的事情吧。”

“我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。”

“从开始时开始。他第一次开始梦游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一年多一点儿以前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芝加哥。”

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她在椅子上蠕动着说：“您在使我不安。我宁愿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讲。”

“讲吧。”

她把膝盖部位的衣服捋平，说道：“彼得舅舅很慷慨，但是很古怪。”

“接着讲，”梅森说，“这等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。”

“我正在试图告诉您他妻子的事。”

“他结婚了？”

“对。娶了一个悍妇。”

“和他住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不。她本来正要离婚。只是现在她改变了主意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她现在住在圣巴巴拉。在第一次梦游之后，她提出了离婚。她声称彼得舅舅当时试图杀死她。可她现在又要撤诉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她很聪明，是个为了赡养费而结婚的人。”

“显然你不喜欢她。”

“我恨她！我恨她脚踏的土地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是个为赡养费而结婚的人呢？”

“有事实证明。如曾经嫁过一个叫萨里的男人，并且吸干了他的血。在他的生意负债累累、无法继续付赡养费之后，她威胁说要把他送进监狱。于是惊动了他的债权人，银行要求他偿付贷款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梅森问，“她故意地杀鸡取卵吗？”

“那不是故意的。您知道一些女人就是这样。她们认为一个

男人不再爱她们了就是一种罪过，法律应该予以惩罚。”

“萨里破产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”

“他自杀了。尔后她嫁了彼得舅舅，又为离婚起诉他。”

“赡养费呢？”

“一个月 1500 元。”

“你舅舅挺有钱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她和你舅舅一起生活有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一年多点儿。”

“而法官就判给她一个月 1500 元吗？”梅森问。

“是的。你知道，她懂得怎么办那件事。她演了一出很棒的戏，于是一名法官很容易就让一个丈夫慷慨解囊了。”

“她的教名是什么？”

“多里丝。”

“你舅舅真的试图杀死她吗？”

“肯定没有。他当时在梦游。他走到餐具柜那儿，拿了一把切肉刀。这女人匆忙回到卧室，锁上了门，而且打电话报了警。警方来时发现彼得舅舅正穿着睡衣站在那间卧室前面，摆弄着那个门把手，手里拿着一把大切肉刀。”

梅森用指尖敲打着办公桌的边沿，发出轻轻的鼓点声。

“那么，”梅森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如果到摊牌的时候，就会显示出，你舅舅试图谋杀他的妻子，她锁上了门，报了警，而他声称，他一直在梦游，但是法官没有相信他的话。”

艾德娜·哈默向上翘起下巴，挑战似地说：“嗯，那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梅森说，“这个梦游事件之后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彼得舅舅的医生建议他来一个完完全全的变化，于是舅舅

就让他合伙人管理他的公司，他回到加州这儿。在这儿，他总是保留着他的合法住处。”

“而且继续他的梦游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很为他担忧，一直注视着，特别是在月圆之夜。您知道，梦游是与月光有关联的。梦游者在满月期间更加活跃。”

“你一直在攻读有关梦游的书吗？”梅森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哪一本？”

“萨德加博士写的一本书，名叫《梦游与月游》。他是个德国人。我读的是一本译作。”

“什么时候读的？”

“我有这本书。我经常读它。”

梅森说：“我想，你舅舅不知道他仍继续在梦游吧？”

“是的。您看，我把他的房门锁上了，但他还是能设法出来。第二天早晨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，想去看他是不是没事。我发现那把刀的刀柄从枕头下面探了出来。我拿走了刀，什么也没对他说。”

“你进去时那门没锁吧？”

“噢，是的。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件事，但它一定没锁，因为我就那么走进去了。我知道他在淋浴。”

“接着讲。”梅森说。

“舅舅要来见您。”

梅森说：“是你安排的？”

“对。开始我想要您在他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治疗。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，今天吃午饭时，我提示他向您咨询，他今天下午就会来。您看，他想结婚，而……”

“想结婚！”梅森叫道。

“对，和一个叫露茜尔·梅斯的护士。我喜欢她，她理解神经质。”

“她多大年纪？”

“34 或 35 岁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另一个以婚姻猎取赡养费的人呢？”

“因为，她要先在一份协定上签字，才肯嫁给彼得舅舅，那份协定既放弃她对他的财产的所有继承权，也放弃所有对赡养费和律师费的要求。她说，如果他想立一份遗嘱，留给她某件东西的话，他只须把他想给她的钱给她，但仅此而已。”

梅森慢慢地说：“如果那份协定如此开放的话，它可能是与现行观念相违的。他们可以在婚前订一个婚姻财产授与协定，在婚后订一个财产授予协定。不知道她在结婚后还是否这样想？”

“她肯定会。你可以指望她。她人极好。她自己有一点儿钱，足以生活的，而且她说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使她和彼得舅舅婚姻破裂的话，她会退回到她现在的地位。”

“噢，倘若真是这样，那你舅舅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？要是他真正爱她，就会把她所想要的东西给她的。”

她微笑了，说道：“舅舅打算在那些协议签订以后就安排给她一些财产。其实这所谓的签字不过是一种姿态。”

“那是什么在阻止他呢？”

“噢，”她说，梅森的凝视使她不安地扭动着，“多里丝不肯让他们结婚。”

“有什么不行的？”

“她给他们找麻烦。你看，离婚还没有判下来呢，而她又提出彼得舅舅在财产等方面对她说了谎。这回她肯定又要说，彼得舅



舅精神不正常,有杀人倾向,必须把他放在疗养院里。而她想要的,就是自己成为彼得舅舅的财产监护人。”

“现在,使你舅舅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吗?”

“那是一部分。他还有别的麻烦事。他自己会告诉您的。我只想要您答应我,在医疗方面照顾他,而且……”

电话铃执著地响着。德拉·斯特里特拿起听筒听了听,用手捂住话筒说:“他现在在办公室里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那位舅舅吗?”

“对。彼得·肯特。”

艾德娜·哈默一下子跳了起来:“一定不要让他知道我在这儿。如果您再看见我,就假装我们从没见过面。”

“坐下。”梅森对她说,“你舅舅可以等一等。你可以……”

“不,不!他不会等的。您不了解他。您会看到的。”

“等一下,”梅森说,“现在,在你们住的那座宅子里,有没有你舅舅想杀的人?”

她的目光显得有些绝望。

“有,我猜有……噢,我不知道!不要问我!”

她起身向门口跑去。德拉从电话上抬起头来瞥了一眼。

“肯特先生,”她镇静地宣布,“已经强行从交换台的那个姑娘身边走过,正在往这儿走呢。”

艾德娜·哈默“砰”地一下关上了她身后通走廊的门,与此同时,通接待室的门一下子打开了,显现出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。在他身后,一个正在表示抗议的年轻女子抓住他的外衣底部,差不多是尖叫着:“你不能进去。你不能进去。你不能进去!”

梅森做了一个手势,要她不要叫了,“没事儿,史密斯小姐,”他说,“让肯特先生进来吧。”

年轻女子松了手。那个高个子男人大步走过来，朝梅森点点头，没有理会德拉·斯特里特，一下子坐在椅子上。



彼得·肯特用紧张急促的语调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冲了进来。我无法不这样做，我很紧张不安，我等不及了。我愿意为我造成的任何损失做出补偿。我感到我该来见你。那个基于直觉的想法是我和我的外甥女一起吃午饭时产生的。她是个星相学家。她熟知我的运命天宫图。她可以把有关我的行星的一切都告诉我——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”

“你不信？”

“对，当然不信了。但是我无法把那该死的东西从我头脑中赶出去。就好像你正沿着一条便道步行，看见了一个梯子。如果你不从下面走过去的话，你就恨自己是个胆小鬼。可当你从下面走过